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徐氏筆精卷一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湯汝梅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徐氏筆精　　雜家類二 雜考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徐氏筆精八卷明徐𤊹撰𤊹字維起更字興公閩縣人是編分易通經臆詩談文字襍記五門其曰筆精則取江淹別賦語也𤊹以博洽名一時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謂見其遺書大半施鉛點墨題端跋尾然是書

踳駁之處乃復不少如以乾象陽在下為老子之猶龍以坤卦黄中艮卦行其庭為皆指道家之黄庭以繫辭遊魂為變為釋氏之四生六道皆不免好為異説援儒入墨從王柏之説謂野有死麕為淫詩從焦竑之説謂洛書出佛經從陳元齡之説謂周實建寅皆失詳考他若以鐵裲襠為馬鞍之飾不知裲襠為袙腹廣雅本有明文以漢郊祀歌寗字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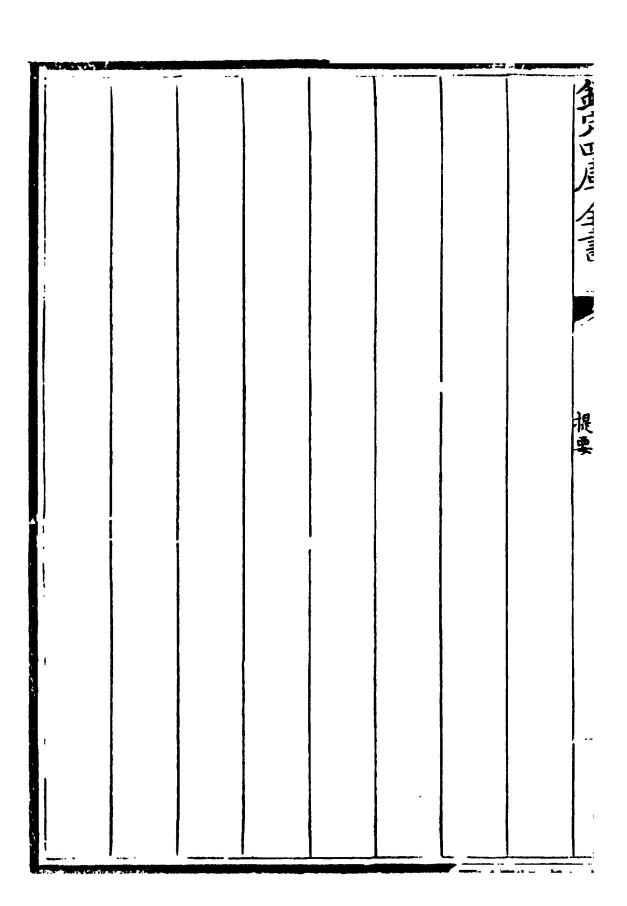
增入庚青韻不知齊梁以前本無四聲謂杜詩郫筒本李商隱不知商隱在杜甫後謂冬青引唐珏林景熙二集並載不知景熙有集珏無集謂溶溶為水貌晏殊詩不應借以詠月當改為雨不知月穆穆以金波以水比月漢郊祀歌已然謂一東二冬為沈約所分而不知約之詩賦二韻實皆同用據李涪刋誤分用者乃陸法言謂蒙齋筆談為鄭景望作

沿商濬之誤不知乃葉夢得書謂李清照為趙抃子婦不知趙明誠乃挺之之子謂琵琶故事皆婦人而男子無聞不知賀懷智康崑崙羅黑黑紀孩孩皆著名唐代亦多疎舛至謂杜牧語多猥濫羅隱詩極淺俗而稱高啟梅詩詩隨十里尋春路愁在三更掛月村句為在林逋踈影暗香一聯之上尤為鹵莽甚至謂孟子不深於易理周公之作金縢為

不能以命自安尤明人恣縱之習特其采摭既富可資考証者頗多亦有不可遽廢者衡其品題蓋焦竑筆乘之流亞也乾隆四十三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徐氏筆精卷一

明 徐𤊹 撰

易通

潛龍勿用

鄭氏曰乾初一畫有初九潛龍勿用之象故聖人係之以潛龍勿用之辭朱子分潛龍為象勿用為占似支離決裂如九二見龍在田亦是一氣語坤之六二有占無

象是其證也

天行健

胡安定曰天形蒼然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故曰天行健人身小天地上有天關下有地軸若能迴天關轉地軸上下往來一息一周天矣君子自强不息欲吾身内運轉如天之行健耳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婁東張元蒙曰孔子發明曰陽在下也陽氣潛藏在下

者非有時而在上也即在上者常在下也潛藏者非有時而發用也即發用者常潛藏也此聖人退藏於密老子書皆主此故曰猶龍

雲從龍風從虎

楊氏慎曰張璠從音隨從之從去聲雲出則龍必從之風出則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今按此說甚異諸家而有至理凡龍起必雲生謂龍能致雲非也虎出必風生謂虎能致風非也猶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蜥

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蜥蜴謂蟻能作雨蜥蜴能作雹可乎古人多倒語成文後人不達便成滯義古樂府云虎嘯谷風起龍興景雲浮無怪乎今之誤也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徐氏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夫人之元氣藏於腹猶萬物之藏於坤神入氣中猶天氣降而至地氣與神合猶地上而承天天地以此而生物吾身以此而生育太玄經云藏心於淵美厥靈根參同契云恒順地

理承天布宣本易旨也

必有餘慶

黄氏震曰慶當作平聲與下文殃字協韻上文乃終有慶亦與應地無疆平聲相協睽卦志行也往有慶也亦協韻益卦其道大光中正有慶亦協韻他如井困豐兑凡易中慶字無不與平聲協韻者

黄中

徐氏曰坤為腹故太玄以坤為黄宫黄宫即黄庭也黄

屬土而在中又曰黄中艮卦行其庭即黄庭也道書解極玄奥宋儒釋之淺矣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楊氏曰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註云膏者所以入潤肌膚爵禄亦所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開倉廪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

利用刑人

張氏嵎思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説桎梏以往吝三

原王氏曰利用刑人刑即書所謂扑作教刑學記稱夏楚二物是也責之以警其怠惰使之從教程傳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昏蒙之桎梏也若痛懲有甚於擊蒙似拷訊罪者非發蒙之道也

需于沙衍在中也

楊氏曰衍寛平之地也左傳地名有昌衍漢書地名有鄜衍衍之文亦承需沙為義也孟喜易文辭作需于沙衍

天與水違行

張氏曰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先儒謂天在上水在下其行相違故訟或謂上下體也非行也違者天西旋水東注有相左之義故取此象訟也

或錫之鞶帶

張氏曰鞶帶命服之飾草廬吴氏以為革帶所以繫鞸繫佩凡命服先束革帶乃加大帶禮曰男鞶革即此帶也先儒就以鞶帶為大帶葢未詳耳

丈人

黄氏曰程云尊嚴之稱朱云長老之稱丈者黍龠尺引之積王充論衡云人形以一丈為正故名男子為丈夫尊翁嫗為丈人此説亦可補諸説淮南子謂老者杖於人為丈人

毒天下之民

徐氏曰師卦以此毒天下之民而民從之朱子注毒害也凡有害於民則民弗從許慎説文毒音篤訓生厚也

從生毋會意𡹢音獨傷害也從草毒諧音二字聲音訓義皆有分别

風行天上

陳潛室曰風行天上似無蓄聚之理何以謂之小畜風者披揚解散之意今為風矣而止行于天之上是猶有物止蓄而未得解散所以成畜之小

輿說輻

吴草廬曰輿說輻與大畜九二輿說輹同殊不知大畜

小畜義異安得以為同一輹哉葢輹伏菟也在軸之上承輿者車不行則脫之大畜陽能自止欲不行則説輹也小畜則陽與陰爭有傷於輻而説之不得行也則輹主於不欲行亦有辨耳

有所疑

張氏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疑舊作礙謂畜道已成抗陽之時也陰抗陽如小人害君子其徑路必為布置阻礙動則不利君子安得行乎礙且與韻叶

其旋元吉

黄氏曰旋字上連視履恐是旋踵之旋

苞桑

張氏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今之解者以苞桑為固結之喻非也苞桑豈固結之物乎葢古人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罷兵狀云邦國之杌隉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此得其解

簪

猗覺寮曰豫之九四朋盍簪王弼云盍合也簪集也謂朋來之速子美云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鵶以簪為冠簪之簪古冠有笄不謂之簪簪後人所名弼言為是

澤中有雷

臨川鄒氏曰澤中有雷此收聲于兌之時也

不事王侯

焦氏竑曰蠱之五爻皆言幹父之蠱至上九則曰不事

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後人往往引四皓子陵解此一爻誤矣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不事王侯此索隱行怪之為聖人不取也禮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上九處卦之終當父母耄期之日不出從政非所以要譽鄉黨朋友非惡干禄而然蓋知尊尚孝德者也曾子居魯齊欲聘為卿曾子曰吾父母老不忍違親以為人役斯人也其百世之師歟故曰志可則也

雷電噬嗑

黃氏曰程朱諸家皆言于卦合云電雷今云雷電者字相類而誤惟鄒氏謂彖亦云雷電合而章不必以是疑經文此卦雖離上震下然陽氣將震發乃閃然成火故雷與電止一氣而雷為主電者雷之精光如爆杖火一出而聲即透亦主在聲雷電非其他判然二象之比彖言雷電合而章語意絶好經文未必誤也

噬乾胏得金矢

徐氏曰王肅注易十卷今不傳其注噬乾胏得金矢曰四體離陰卦骨之象骨在乾肉脯之象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于味必思其毒于利必備其難見太平御覽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張氏鳳翼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是言人君禮聘賢才令光生丘園也宋王敬宏奏云宜加旌聘賁于丘園以彰止遯之美即是此意但聘賢之禮貴乎厚而

戔戔其薄者以陰性吝嗇故耳然禮賢自是盛典故終可以得吉

以杞包瓜

蔡節齋曰五與初無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杞包在地之瓜惟當自畜其德以待之其有隕墜乃出於天非人所能為也 楊氏曰太玄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于瓜包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慈溪黄氏曰商旅至賤也后至貴也上自后下至商旅

皆以安靜為事此說諸家未之及也蓋若不如此兩下總提則先王與后分為兩主人矣

何天之衢

長洲張氏曰何梁武帝作荷負也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直荷天衢以元亨程子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朱子曰何天之衢何其通達之甚也讚之也俞玉吾集說引晦叔王氏曰荷當作行以上四說均于易有裨而晦叔王氏似尤簡明

過涉滅頂凶无咎

張氏鳳翼曰大過辭云過涉滅頂凶无咎趙溫與李榷書謂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則滅其頂凶可見无咎云者蓋言無所歸咎如易所謂又誰咎也本義與此義殊

遇坎有酒

徐氏曰坎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需九五需于酒食未濟上九有孚于飲酒困九二困于酒食卦皆有坎文王

周公以酒告戒其象見于易三爻皆陽剛制之之意也

坎不盈祇既平

張氏曰祇既平祇鄭作坻水渚也詩宛在水中坻説文云小渚坎之象也澤水盈科而後進九五坎之陽流而不盈適平于坻而已蓋陽剛中正而能出險之象

離麗也

黄氏曰古説皆以為附愚恐亦兼文明之意如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皆有華麗氣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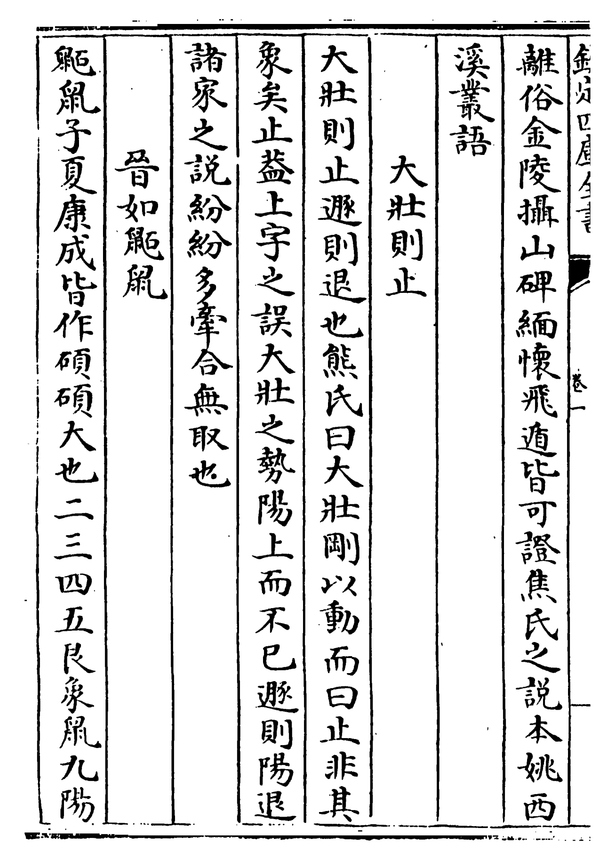
不特言附著而已

咸其脢

徐氏曰古註云脢心之上口之下進不能大感退亦不為無志其志淺末故無悔而已背肉之說起于程朱

肥遯

焦氏竑曰遯卦肥遯无不利肥字古作𩰚與古蜚字相似後世同譌為肥字九師道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遁以保名曹子建七啓云飛遁



離俗金陵攝山碑緬懷飛遁皆可證焦氏之説本姚西溪叢語

大壯則止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熊氏曰大壯剛以動而曰止非其象矣止葢上字之誤大壯之勢陽上而不已遯則陽退諸家之説紛紛多牽合無取也

晉如鼫鼠

鼫鼠子夏康成皆作碩碩大也二三四五艮象鼠九陽

為大鼠本草指為螻蛄項本菴以土狗言皆非

箕子

陸氏深曰明夷箕子以之漢趙賔訓箕子者陰陽之氣

萬物方荄滋非商箕子也賔蜀人

晉晝明夷誅

晉晝明夷誅也誅孫奕作昧明出地上為晝明入地中

為昧得反對之義闗子明曰蒙昧者厥道求乎明明夷

亦昧也昧不明益傷之也孫奕本此

風自火出

潛室陳氏曰風自火出何以謂之家人猶言風化自內出也火文明之德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即內文明之象一家之風化由嚴明中來所以一卦多尚嚴明

馬為曳

其于馬也為曳邵氏雍曰馬字誤當作其于輿也為曳易曰見輿曳又曰曳其輪輿有曳而馬無曳也

位正當也

毛晃曰易當位不當位皆作平聲讀俗作去聲讀誤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

劉子新論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逆也

龜弗克違

徐氏曰程傳云或益之一句十朋之一句龜弗克違即書云龜從之意

莧陸夬夬

徐氏曰夬卦九五莧陸夬夬稭玫莧誤作莧朱子注莧即馬齒莧按許氏說文莧音桓山羊細角者象山羊蝸角形寛字諧其音易傳澤天夬為兑兑為羊見闕朗易傳

莧陸

顔氏玩詞曰莧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猶鴻漸于陸之陸兑為羊在上卦有山羊之象㘸按說文莧山羊細角也從兎足莧聲讀若丸莧字從此徐鍇按本草

注莧羊似鹿羊角有文俗作羱

學齋佔畢曰莧陸草之柔脆者也決之至易故曰夬夬以莧陸為一草至馬鄭曰莧陸商陸也以莧陸為一物宋衷云莧莧菜也陸商陸也虞云莧萯也陸商也然後別而為二至注疏正義乃引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馬融鄭玄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皆以莧陸為一惟董遇云莧人莧也陸商陸也以莧陸為二終不訂其或一或二異名之説余因謂釋經莫若爾雅為

正且祖因証之爾雅疏草部云蕢赤莧釋曰赤莧一名蕢今莧菜之赤莖者也又曰蓫薚釋曰藥草商陸也一名當陸初無莧陸一名商陸之説則莧自莧陸自陸莧為菜陸為草其為二物明甚宋謂之菜虞謂之蕢董謂之人莧三家之説得之矣

萃亨

徐氏曰萃聚也民富物阜財力有餘之時也萃則亨矣經文原有亨字解之未嘗不通本義以亨字衍文豈以

彖文不及亨字乎太拘矣

用大牲

太倉陸氏曰萃卦用大牲吉大牲者坤為衆為牛牛乃牲之大者以萃時而有此象如其象而用之可也

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徐氏曰二以剛處困無酒食以施惠困于酒食之少也乃朱紱之貴卒然而來困吝不足可知已利用享祀乃利用禴之意薄祭只可羞鬼神而已豈可以奉王公也

哉

困于赤紱

徐氏曰困之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乾鑿度曰文王在諸侯之位上困于紂也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

利用祭祀

徐氏曰困九五曰利用祭祀謂明雖困于人而幽可感于神豈以人不能知而鬼獨知之乎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韓子云惟乖于時乃與天通不求人知而求天知

處困之道也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張元裳曰以木為器汲水而上井之象君子法井之象制為井田使民服田力穡勤勞于下供給乎上勸其相助不敢惰農自安亦井養而不窮也卦以養人為義象以使民交相養為義

井收勿幕

徐氏曰井收者井口之臼亦一井之體收于此也掘井

及泉渫之使清甃之使固自下而上至于井收則井之功畢矣井甃者所以禦惡于内井收者所以禦惡于外收以禦惡非杜人之汲也故禁之使勿幕

已日乃孚

張氏曰經典義理之説最為無窮以故解釋傳疏自漢至今不可槩舉至有一字而數説者姑以周易革卦言之已日乃孚革而信之自王輔嗣以降大抵謂即日不孚已日乃孚已字讀如音矣葢其義亦止是耳唯朱子

癸讀為戊己之己洪适曰昔與易僧曇瑩論及此曰或誤作已音紀日何如瑩曰豈惟此也雖作已日亦有義乃言曰天元十干自甲至己然後庚庚者革也故己日乃孚猶云從此而革也十二辰自子至巳六陽數極則變而之陰于是為午故巳日乃孚猶云從此而變也用是知好奇者欲穿鑿附會固各有說云

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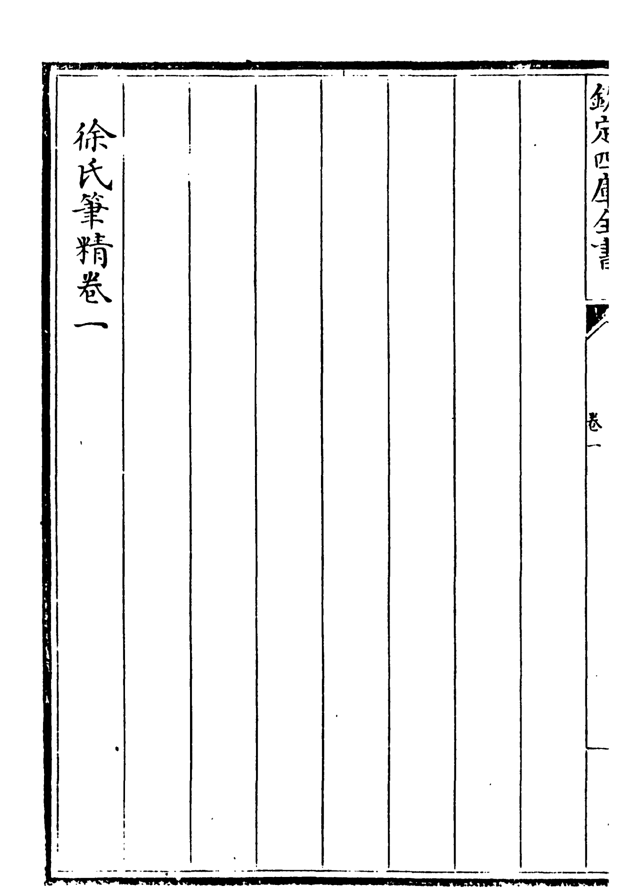
君子豹變言變而為豹也揚子曰貍變則豹所謂豹變

大人虎變言變而為虎也揚子曰豹變則虎所謂虎變

厲薰心

學齋佔畢曰唐李鼎祚所集易傳李巽嵒序引頗取之予近詳觀則皆漢晉諸儒之解虞翻一家頗多而稍的切于玄弼之上宜乎自詭以夢吞三畫也其在艮卦之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今易作薰心而李本作閽心且引虞翻注曰限腰帶處也坎為腰五來之三坎為心厲危也艮為閽閽守門人坎盜動門故厲閽心古閽

作薫字馬因言薫灼其心未聞以坎水薫灼人也荀氏以薫為勲或又誤作動皆非也大率咼祚六十四卦皆指動爻互體卦為説非後人之所及又于咼卦咼象也注引虞翻曰六十四卦皆觀繫辭而獨于咼言象何也象事知器故獨言象也尤為有理余又按艮為閽寺乃易繫辭説卦虞翻援引非曲學也



徐氏筆精卷一

徐氏筆精卷二

明 徐𤊹 撰

易通

上九鴻漸于陸

徐氏曰注疏皆言于陸漢儒無釋逵字之説唐陸羽筮得此爻因以為名為字何程子臆改之後朱子依之後人習而不察也若謂以韻讀之則鴻漸于干小子厲亦

謂之協韻可乎

歸妹以須

本義曰須女之賤者未竟其說嘗考之天官書須女四星陸氏震云織女三星貴須女賤此取象之意也漢上之說亦然

帝乙歸妹

王氏應麟曰帝乙歸妹子夏傳謂湯之歸妹也京房載湯嫁妹之詞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

貴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荀爽對策引帝乙歸妹言湯以娶禮歸其妹于諸侯也張説鄎國公主銘亦曰帝唐降女天乙歸妹若左傳筮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虞翻亦云紂父二説不同正義皆畧之楊慎曰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是也史記云帝乙時殷道益衰此皆經之説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之言遂以帝乙為成湯則易與尚書又相矛盾矣

信史而疑經其弊有如此者嗚呼一代之君聲迹豈微乎其善惡之名傳信傳疑一彼一此況史之紀録一人一事之得失可盡信乎

徐氏曰𤍠按乾鑿度云歸妹八月卦也陽氣歸下陰氣方盛故復以見湯妹之嫁以天子貴妹而能自卑順從變節也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玄孫之孫也此帝乙即湯也殷尚質以生日為名順天性也玄孫之孫外恩絶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乾鑿度與京氏合

湯名帝乙無疑矣

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徐氏曰王弼注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以止巽乃善此說既不失經旨且明徹本義疑賢字衍釋經經亡視漢儒為烈矣唐郭京周易舉正云俗字上脫一風字良是

史巫紛若

徐氏曰史巫皆善口舌紛若丁寧煩悉也巽在床下卑之極矣惟用于史巫則吉祝史之言紛然而多故巽其

究為躁卦

渙王居

黄氏曰此爻渙汗大號之下又曰渙王居者故再提卦名渙字言九五渙之君位也故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似無散積聚之意

豚魚吉

張氏曰中孚豚魚吉豚魚先儒皆以為二物朱子以為無知之物則一物耳按吴草廬曰豚魚澤中之物似豬

俗謂江豚澤將風則浮出水面有南風則口南向有北風則口北向舟人稱為風信其說是也言誠信能如豚魚則誠能動物吉之道也

我有好爵

徐氏曰中孚九二好爵當是好雀孟子為叢歐爵漢改元神爵可證古之爵字中孚卦爻皆取象于禽獸豚魚吉有他不燕鳴鶴在陰我有好爵馬匹亡翰音登于天

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徐氏曰鳴鶴在隂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相觀而善謂之摩鳴鶴以相和成聲好爵以相摩成德子夏易説如此今本作縻縻牛繮也取縶戀之義然不如摩厲之説為長以韻讀之又叶也或作劘劘與摩通漢賈山傳自下劘上注音摩厲也剴切之也與易文摩義合

禴祭

王氏曰漢郊祀志引西隣之禴祭顔師古注瀹煑新菜

以祭葢以瀹為禴王輔嗣云禴祭之薄者也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于鬼神亦與顔注同鄭康成謂禴夏祭之名

曳其輪濡其尾

徐氏曰乾鑿度文王下呂九尾見注云文王師呂尚遂致九尾狐瑞渭濵俱載而歸既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當是文王事也三爻則引高宗伐鬼方事

濡其首

徐氏曰未濟上九以剛明處天下之事可以濟矣雖飲酒宴樂信乎其无災咎也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若懷其宴安沈湎無度則又將入于未濟而飲酒之樂信乎其失之故濡其首有孚失是本義如狐之涉水本文無狐字

剝牀

徐氏曰剝卦初六剝牀以足六二剝牀以辨朱子注辨牀幹也不知出何故典稽攷牀乃戕字之誤按爾雅革

中絶謂之辨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楊氏曰日在牽牛則寒東井則暑牽牛水宿遠人故寒東井火宿近人故温也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今文作序陸德明曰虞翻本序作象呂東萊曰作象乃與下義合象者立象成器以為天下利也

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楊氏曰或曰虞度也非也憂則悔矣度何以吝乎古字虞與娛同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戰國策顔蠋云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注虞娛同毛詩小序以禮自虞漢書郊祀歌神嘉虞又合好效歡虞太乙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

闔闢往來

徐氏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葢人身之陰陽與天地之陰陽相似若能御呼吸于上下使之周

流不息則闔闢往來之妙盡在吾身中矣通則通吾身之關竅也

游魂為變

林子曰自太虚中來者元神也智慮日長而元神遂化為識神矣故其夢也都從識神而變釋氏四生六道亦從游魂而變故孔子曰游魂為變

鬼神情狀

徐氏曰神氣聚則物生神氣散則物死又曰陰精陽氣

聚而成物神之伸也䰟遊𩲡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

治容誨淫

楊氏曰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冰同志故冶字從冰女之艷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也

坤為柄

俞氏曰柄當作枘乾性圜轉而曲坤性枘方而直故乾圜坤枘相反也

震為龍

張氏曰說卦震為龍與乾同故虞翻干寶本作龍荀爽九家集解兌後有二曰為常為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

寡髮

洪景盧曰考工記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注頭髮顥落曰宣易巽為宣髮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為寡髮釋文云本又作宣黑白雜為宣髮

君不密

徐氏曰君不密臣不密幾事不密密者周密也非隱秘

也大抵君臣相謀須周詳縝密毋至疎畧滲漏致臣下議其短長也若作隱密則君臣相語之際如神出鬼沒之狀矣豈聖人立教之意哉聖人用心光明無不可對人言與天知者也

潤之以風雨

張氏曰潤之以風雨風未嘗潤也烜之以日月月未嘗烜也楊用修曰古人之文有因此而援彼者有從此而肖彼者如沽酒市脯不食酒非可食也大夫不得造車

馬馬不可言造也如此類者皆是

乾乾夬夬

王氏曰乾乾夬夬皆九三重剛也謙謙初六居下卦之下也坎坎六三居重險之間也蹇蹇六二陰居陰也

龍飛虎變

何孟春曰乾九五龍飛之大人龍飛虎變惟有聖德而在天位者當之龍飛堯舜當之虎變湯武當之

九四得金矢六二得黃金

黄氏曰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而言也黄中色金剛物以六五居中處剛而言也諸家皆從其說惟晦菴主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之說以經說經固尤有據但恐周禮出于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真若先要取其金而後與之聽訟雖昏亂之世不為況成周之治哉或者劉歆輩欲假此為取貨張本已而即激天下之亂不及施行也耶金矢黄金皆象也非真也

洛書方位

焦氏曰佛典云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膝縱橫皆十五而五居其室今所傳膝誤作足亦無五居其室一句獨見于佛書耳

終朝三褫

楊氏曰鄭康成古注褫作拖晁以道謂如拖紳之拖葢上剛之極本以訟而得鞶帶不勝其矜而終朝三拖之以誇于人本義作奪非是象曰以訟受服而今以奪解

之可乎

渙奔其机

徐氏曰机與几同有所憑依之象俗誤為机非也

公用亨于天子

蘇氏曰亨不必作享字亨通也大有之世廟堂之上通為一體四海之衆通為一家為公者豈無所以上通于君乎古稱羣后肆朝敷奏以言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此則人臣所以通于君者也

除戎器戒不虞

蘇氏濬曰萃之時任武不可忘武亦不可故曰除戎器偃武也其櫜弓歸馬之風乎曰戒不虞不忘武也其重門擊柝之備乎朱子以除為修治竊所未解

好遯

蘇氏曰好遯言有所好而遯如論語所謂從吾所好也世人之所好者在富貴功名君子之所好者在性天真境世人逐逐乎世味之內君子悠悠乎世味之外此之

謂好遯也此惟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如曰有所好而能絶之以遯未免添足

咼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蘇氏曰九四一爻當依本文不宜妄改九四不中不正而處高位如繫辭所云者折足失其所以行也覆公餗所謂敗乃公事也形渥王弼曰渥沾濡之貌程子曰赧汗也極是大臣以凉德取充位至天下之事敗壞而不可為何面目立于朝廷宜其汗出沾背也朱子以形渥

如刑劓且曰重刑按周禮劓誅謂夷三族大臣誤國不應處之極刑非之非矣

利用賓于王

蘇氏曰用賓非朝覲仕進也必有所不召之臣然後成其大有為之君故利在自重而尚賓

易取象

易重取象龍血玄黄雨于何地日中見斗災于何世載鬼一車見于何人然衆人不以為誣君子不以為怪何

也取象也非實也

經臆

賢賢易色

賢賢易色注訓易其好色之心是矣然與下文事父母能竭其力語意不類葢遇賢人必極其禮貌以敬之色指禮貌而言論語云其次避色亦指禮貌衰也色力身信皆自已身上事一說謂輕易女色而不以為重亦通

晏平仲

晏嬰謚平仲朱註未詳

儺

鄉人儺朱注儺雖古禮而近于戲非也按月令十二月紀曰命有司大儺高誘注曰大儺逐盡陰氣為陽導也與土牛同義今不戲擊土牛送寒氣而戲儺之導陽氣可乎若以為戲則周公所制之禮孔子所行之事皆背戾矣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階正信而好古上律天時者也

負版

鄉黨式負版者注云持邦國圖籍者儀禮注曰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之心無所不在三者惟子為父母用之夫子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俱哀有喪也若曰周禮重民數殊附會矣

賢者七人

賢者辟世與作者七人注疏原作一章朱子分為兩章注云七人者儀封人荷蕢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

蓧丈人也陶潛聖賢羣輔録本漢儒之注而列之朱子云不知其誰何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豈漢晉諸賢之說盡謬耶且接辟世章旨尤有原委另作一章未敢為然

深厲淺揭

深則厲淺則揭爾雅曰帶以上為厲帶以下為揭褰子晉陽之師亦有帶上帶下之說朱子云以衣涉水則本注疏不遵爾雅

蒲盧

爾雅云蒲盧虫也唐敬括蒲盧賦云究政化之所歸于蒲盧而可見負么麽之異族云云全篇以為虫屬也韓致堯詩云窓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亦言虫也朱子引沈存中蒲葦與爾雅唐賦大異

多助寡助

鴻門舞劍項伯自蔽沛公此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者也武帝遣李陵屬貳師軍陵顧

得自當一隊帝遣路博德迎李陵博德亦羞為陵後武帝所以覆軍敗將此所謂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者也

仲尼亟稱於水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論語川上之歎或指此歟其他經傳不復再見惟荀子宥坐篇及劉向說苑子貢問大水必觀之說孔子答之極詳亦可證亟稱之義

焚廩浚井

萬章述舜完廩浚井一段當時必書載其事觀其措辭

命句非春秋戰國之文也萬章引書以問孟子必先代相傳非臆說也

孟子

孟子七篇不曾引易一句似不深於易理者也

帝力

擊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古本作帝於我有何力哉力字合韻

乖居

陳貞鉉語予云朱注引列女傳關雎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悮也淮南子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不乖居也乘居宜作乖居於義尤得

芑杞有三種

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白粱粟也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隰有杞桋枸檵也

荼有三種

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莠也以薅荼蓼陸草也

百穀

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為四十共名百穀詩曰播厥百穀非漫無所指也

淫奔詩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又云毋使尨也吠儼然寫出淫奔之態小序乃曰惡無禮也而詩意愈晦矣淫奔之詩何

處無之寧獨鄭衛哉

笙詩

詩南陔以下六篇有其聲而亡其辭亡非亡失之亡乃無也宋人辯之不啻數千百言總之於亡字未嘗深味也

相鼠

埤雅云有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謂拱鼠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正謂此也今有人家

見鼠作拱揖狀遂以為妖是未識相鼠之性耳

鳧雁

鳧雁常以晨飛故詩曰明星有爛弋鳧與雁

宗法不行

詩大雅公劉篇君之宗之注云為之君為之宗上則皆統于君下則各統于宗春秋哀公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左傳云楚司馬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宗法自夏商至周末猶行秦漢而下無聞矣不知廢于何時

也

文質

商尚質周尚文古語也然商頌繁而周頌簡何哉

周正辯

古今周正之辯紛紛不一温陵陳玄齡引六經語盖最為明白辯曰周正建子六經闕如也其紛紛藉藉以為三正遞建者皆漢以後諸儒之記傳也如尚書大傳如史記如獨斷如元命苞如孔叢子如後漢書皆穿鑿附會

以周十一月為正夜半為朔八寸為律中黄鍾是也若其他則承訛而襲舛者也如晉董巴如宋邵堯夫朱元晦以十一月斗指於子至十二月斗雖指丑而日月五星迺會於子故商正周正皆取於此是也又其他則隨聲而附和者也如程伊川春王正月孔子自行天子之事胡文定夏時冠周月劉和夫三正迭建不止三代是也皆於口授之餘以疑傳疑而未嘗於載籍之中以信考信日懸遠而日支離故竟千古而莫決也吾以為詳

周之故者莫備於六經六經今犂然在也當商周之際而未嘗一及改朔之事即細搜博攷而無從一徵建子之實其非建子可知也且不特此也六經之中其記時日月者亦不為少然徵之建子而無所可徵至按之建寅則無一而非夏正其非建子而為建寅又可知也夫六經莫先於書書之陳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謂二至也建子而春冬而秋夏矣二至其何以稱之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言夏令也周之秋

五六月禾方出土安得大熟而盡偃之此書證也繼書莫若詩詩之陳豳風也七月終篇無一而非夏時朱元晦以為追述公劉后稷似也然詩作於周亦周時之云耳强而附於夏無論周公不出此其如生今反古何也小雅采薇諸詩勞還率還役之詩也今年春暮行而其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又曰采薇采薇薇亦剛止其非建子之春暮矣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故其詩曰有杕之杜有睆其實日月陽止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

年中春至故其詩曰今我來歸雨雪霏霏今我來思雨雪載途又曰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其非建子之秋春與十一月矣此詩證也六月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詩曰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皆以建寅言也不然周之六月何以犯司馬法而曰當夏興師且八月雷未收聲何不寧而不令也又如四月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萋萋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小明之二月初吉載離寒暑臣工之維暮之春亦又何求節節㕘

看其為建寅皆無容置一喙者此又詩證也詩亡而後春秋作春秋魯史魯之歷周歷也隱三年左氏傳云夏四月鄭祭足率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明乎其夏時之夏秋也以為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麥禾其何從取之九年三月庚辰大雨雪傳云書失時也必夏之三月而後建辰月而後雨雪以為大異也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周之秋兩麥未及下種可云無麥耶此春秋證也僖五年八月甲午晉圍上陽

問於卜偃對曰童謡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畢鶉火中必是時也旦而鶉火中夏之九十月交非建子之九十月交也甲午至丙子四十三日正十月朔日也十五年秦伐晉卜徒父筮曰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實落材亡其為夏之令也徵矣二十一年夏大旱焚巫尫杜當陽注云周之夏二三四月旱不為災焚巫尫災極也周不災而夏災也成二年

二月無氷注云啓而無也建子而二之日鑿氷冲冲何以無氷耶十六年正月雨木氷傳云寒過節也以為過節則夏之正而非周之正又明矣此又春秋證也大戴禮之夏小正夫子之所謂吾得夏時者也戴記之月令所謂周時者也今觀月令之歲月日時星中辰次與小正有以異乎無以異而以為夏寅而周子何也周禮五官俱以正月之吉始和布令於邦國都鄙非寅正而正月之吉其安能以始和迺若遂大夫正歲而簡稼器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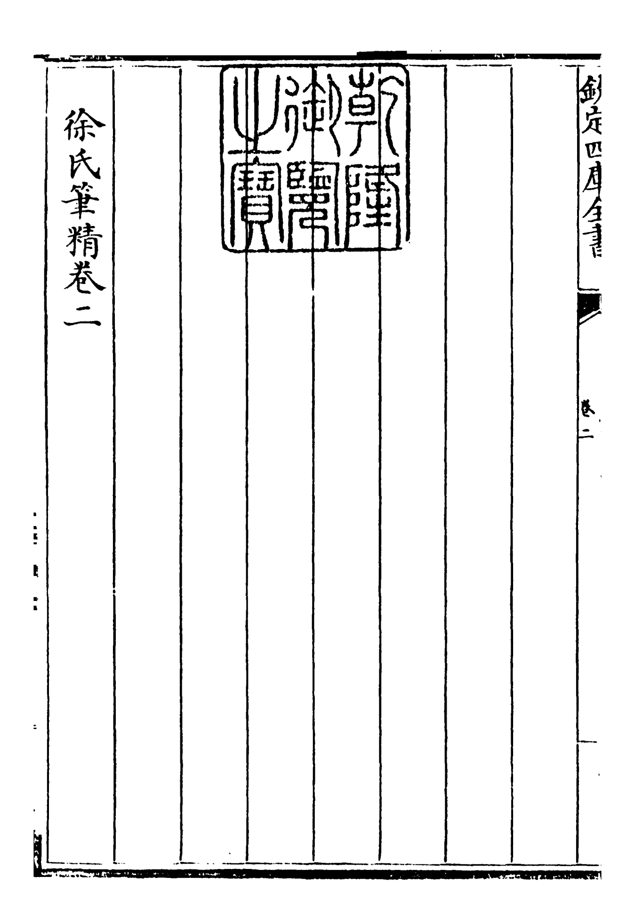
稼政也媒氏中春而令會男女也黨正四時孟月之吉而讀法也其何非夏令也又如旅師用粟而春頒而秋斂也山虞而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也籥章中春擊土鼓以迎暑中秋迎寒亦如之司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挈壺氏及冬則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也又何時而為周令也此又禮證也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孟子曰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非夏正也而暮春何以春服既成而浴沂風舞雩非當秋而斂何省

而助不給也又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夏之七八月之間苗豈其穫而無可槁而元晦必以為夏五六也豳風云十月穫稻又云十月納禾稼稼以十月登場去前七八月之間尚有兩月此時苗正望雨之時一不雨而槁甚矣而必強而附之五六月何也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正於農隙之時以平治道塗而必以為周之十一十二月信如所言則築場圃納禾稼之時而勞之以修造橋梁不知病民而虐用之豈所為先王

之制耶凡此皆載在六經語孟當時朝廷之所以作事民間之所以興作與夫聖賢之所以刪定里巷之所以歌謡自上及下自周初至戰國人經數十代書傳數百年細細搜索無一不合於夏正不知何故而為三正之説而後人隨聲逐影至於夫子修春秋如春王正月正叔康侯求之而不得其説而一以為夏時冠周月一以為夫子自行天子之事支離穿鑿遂至厚誣吾夫子也或曰胡文定曰前乎周者改年而不改月如伊訓元祀

冬十有二月三祀冬十有二月此何以稱也曰商之十二月僅見此二年耳他無所考也彼凡事書年而偶及月若必以此為建丑定案則周書中之惟三月亦再見二月五月十有二年六月亦數見幾何不以周之建二三五六月為歲首耶曰左氏僖五年正月日南至昭二十年二月日南至此又何說也曰此與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日頻食所謂司歷過也失置閏之故也日月無連月頻食之理以失閏亂書夫子

因而筆之而無從正定左氏正月南至之說正為是也至二十年二月則益荒矣今用夏正未有十二月冬至者即以為建子而二月迺南至此其為失閏無疑然亦左氏傳之夫子未嘗筆之經也左氏出於西漢之末其為魯魚附會不可知然以左質左而為夏正十之九獨二至以失閏而偶不合耳夫吾何知周正吾知有六經語孟而已



徐氏筆精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徐氏筆精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侍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徐莊

徐氏筆精卷三

明 徐𤊹 撰

詩談

古詞有本

古樂府巴東三峽猿鳴悲夜鳴三聲淚沾衣杜甫聽猿實下三聲淚本此梁簡文採蓮渡頭擬黄河郎今欲渡畏風波李白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本此

古辭白石郎臨江居前導江伯後從魚李賀沙浦走魚白石郎本此古辭陳孔驕赭白陸郎乘斑騅李賀陸郎去矣乘斑騅本此唐人作詩必熟讀樂府諸作能化舊為新時時見筆端不為蹈襲

風雅

屈宋之文出于風韓柳之文出于雅風者動也雅者常也如曾點之言志似風三子之言志似雅伯奇之履霜操似風閔子之失糾語似雅柳詩多似風韓詩多似雅

太白風多于雅子美雅多于風至于義山飛卿雖本國風然篇篇入鄭衛之響矣

總帳馬策

魏武命銅雀臺施六尺牀下繐帳陸機文曰悼繐帳之冥漠至謝朓詩云繐帳飄井幹張正見詩云曲罷繐帷空乃易帳為帷左傳秦繞朝贈士會以策李白詩云臨行將贈繞朝鞭乃易策為鞭蓋帳即帷策即鞭古今更端用之不嫌杜撰

阿鞞回

樂府有阿濫堆名曰阿鞞回李白司馬將軍歌羌笛横吹阿鞞回是也

釣竿

古今注云釣竿者伯常子避仇河濵為漁者其妻思之而作也每至河側輙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釣竿詩故卓文君白頭吟云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正引伯常子事以諷相如非漫無所指也

如花似乳

梁張率對酒詩云如花良可貴似乳更堪珍言酒之香如花色如乳也孝經緯曰酒者乳也乳名本此

東鄰棗

庾肩吾云池通西舍之流窗映東鄰之棗杜子美詩堂前剝棗任西鄰用庾語耳

別賦

鮑照升天行云暫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江淹別賦暫

遊萬里少別千年蘉其語也

祖陶句

陶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唐詩云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又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王百谷云此地人家無玉歷梅花開處是新年皆從陶詩變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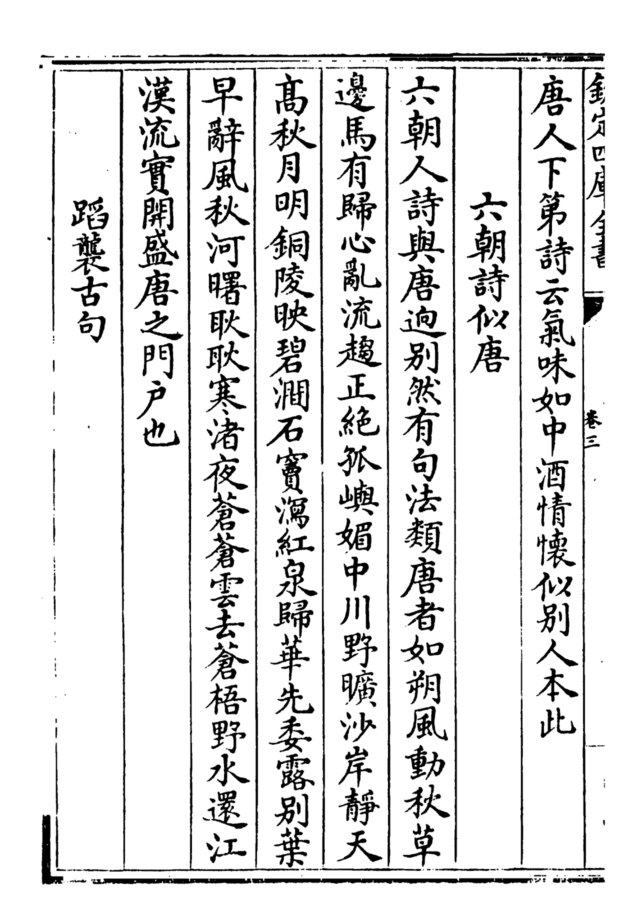
茅山僧林和靖

茅山老僧詩云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

被傍人相問訊老僧今日又移居林和靖詩云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别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二作頗相類然皆蹈襲唐陳羽吴融二絶也羽詩云雖有柴門長不關古烟高木共身閑猶嫌住近人知處現欲移居入遠山吴融云石臼山頭有一僧朝無香積夜無燈近嫌俗客知踪跡擬向中峯斷石層

宿酲中酒

詩云憂心如酲徐幹情詩云憂思連相屬中心如宿酲



唐人下第詩云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本此

六朝詩似唐

六朝人詩與唐迥别然有句法類唐者如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亂流趨正絶孤嶼媚中川野曠沙岸靜天高秋月明銅陵映碧澗石竇瀉紅泉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實開盛唐之門户也

蹈襲古句

晉羊球西樓賦畫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栱濕濛濛之飛雨王勃滕王閣則襲為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也杜甫陽城郡王新樓又襲為碧窻宿霧濛濛濕朱栱浮雲細細輕也唐人多讀古賦往往變化而用之若勃序一篇蹈襲甚多前人拔出不獨落霞秋水而已

唐詩蹈襲

唐詩往往蹈襲六朝人語句戴叔倫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則梁武帝一年漏將盡萬里人未歸也郎士元

暮蟬不可聽秋葉豈堪聞則吳均落葉思紛紛蟬聲猶可聞也高適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則庾信悲生萬里外恨起一杯中也杜甫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則何遜薄雲巖際出孤月波中上也

滕王閣序

王勃滕王閣序云層巒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乃襲王中頭陀寺碑云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又不獨落霞秋水襲庾信也

犀渠

鮑照白紵歌象牀瑶席鎮犀渠鎮壓席之物即今之鎮子也古者坐必席地以鎮石壓其四角恐捲動不安犀渠即硨磲也梁昭明將進酒宜城溢渠盌中山浮羽卮渠盌亦車渠也

獨漉

傅玄有獨漉篇注云一作獨禄晉歌為鹿字古通用也不知何義汲冢周書王命篇有獨鹿是獸名

歲腴

梁武帝江南弄舞春心臨歲腴歲腴未詳所出似指豐年而言

博山爐

古詞楊叛兒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爐博山爐上有盖如山形香烟纒繞不相離也

鐵鹿

古詞長檣鐵鹿子鐵鹿者以鐵為轆轤而拘帆者故下

句云布帆阿那起阿那二字又狀布帆因轆轤而動之意

望羊

文王操五神運精合諆房兮興我之業望羊來兮按竹書紀年武王騈齒望羊望羊言目如羊之望視五星聚房亦是當時事此文王望武王克商之意孔子學琴於師襄有曰黮而黑頎而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孰能為此鄭侯升秕言解曰按釋名望羊陽氣在上舉

頭高似若望之然也

輞川詩

摩詰輞川詩來者復為誰空悲昔人有注皆未分明蓋輞川舊為宋之問別業摩詰後改為莊此二句蓋指之問而言昔人即之問也余嘗質陳幼孺深然之

艇板

古樂府暫泊牛渚磯歡不下艇板艇板即今上岸透板也刻本誤作廷板非

弓蛇弩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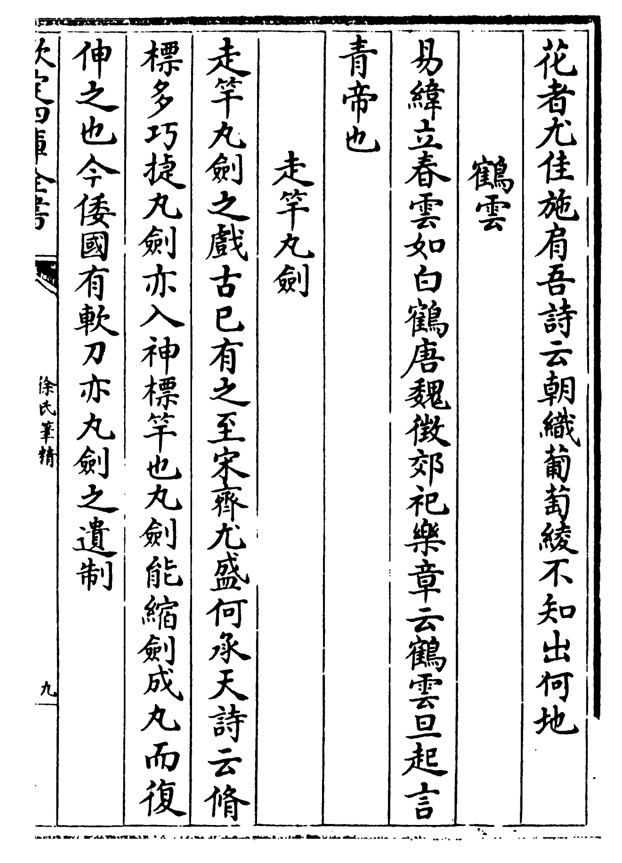
漢應彬為汲縣令請主簿杜宣賜酒壁上有懸赤弩照于杯中形如蛇宣惡之謂蛇入腹遂病後至其故處知弩影遂解晉樂廣嘗有親客曰前蒙賜酒杯中有蛇即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有角弓畫作蛇廣復置酒曰復有所見否客曰如初廣告之故沉痾頓愈二事絶相類梁簡文詩云沉痾類弩影杜子美詩云弩影落杯中皆用宣事

金盌

南史沈炯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曰甲帳朱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杜詩早時金盌出人間注杜者謂欲避玉魚故改作金曲為掩護耳金玉兩物安可通用耶焦氏筆乘載盧充金盌足破諸注之妄

柹蔕綾

杭州古有柹蔕綾白樂天杭州春望詩云紅袖織綾誇柹蔕元張翥詩云為織春袍柹蔕綾樂天自注云柹蔕



花者尤佳施肩吾詩云朝織葡萄綾不知出何地

鶴雲

易緯立春雲如白鶴唐魏徵郊祀樂章云鶴雲旦起言青帝也

走竿丸劍

走竿丸劍之戲古已有之至宋齊尤盛何承天詩云脩標多巧捷丸劍亦入神標竿也丸劍能縮劍成丸而復伸之也今倭國有軟刀亦丸劍之遺制

馬飾

鐵裲襠鐵鉒鉾鏤渠鞍皆馬上飾鞍之具苻融云齊著鐵裲襠又云齊著鐵鉒鉾徐陵云雕鞍名鏤渠渠即車渠也

鱗

風吹水上紋如魚鱗郭璞詩閶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言兌為閶闔風水波渙然如魚鱗之起也若認鱗為魚則索然無味矣

撲朔撲渥

撲朔兎走也木蘭辭雄兎脚撲朔又作撲渥東坡詩寒窻暖足來撲渥

日三竿

今作詩者用日三竿按齊書天文志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出三竿其色黄赤暈三竿之説本此

僑裝

客裝一曰僑裝鮑照云僑裝多闕絶旅服少裁縫

井如六博

楊用修云二十八宿井星形似六博乃詩人北斗挹酒漿之意余按陳謝㬋詩云井公能六箸玉女解投壺周王襃詩云誰能攬六博還當訪井公按神異經云穆天子東征與井公博三日不決井公指人也用脩語想别有據

勞劍

劍屢殺人曰勞劍唐鮑溶詩云閒弓失月影勞劍無龍

光勞劍即勞薪之例

軒帆

謝惠連詩軒帆遡遥路軒帆即車舟也

羅塵

羅塵羅襪之塵也顧野王艷歌行羅塵笑洛妃又云豈知洛渚羅塵步新奇可愛

蕥葉簟

蕥葉簟紋之細如蕥葉也陸龜蒙詩云小簟風來蕥葉

凉

砂牀

陸龜蒙云自拂烟霞安筆格獨開封檢試砂牀按五溪蠻地産丹砂石之不碎而砂附其上者名砂牀見宋輔溪蠻叢笑

委蛇

詩羔羊曰委蛇離騷曰載雲旗之委蛇一本作逶迤一本作逶移劉向九嘆曰遵江曲之逶移張衡西京賦曰聲

清暢而委蛇孫綽天台賦曰路威夷而脩通潘安仁金谷詩曰峻坂路威夷漢書作逶蛇樂郊詩有水出逶夷蓋聲同而字屢變不妨通用惟韓退之石鼓歌蛇字叶陀

昔耶

蒼苔一曰昔耶梁王僧孺詩云夜風吹熠燿朝光照昔耶又南方草木狀素馨花一名昔耶茗

烽

唐邊塞未嘗置驛以烽計程張說云黑山烽外陣雲開迴樂烽前沙似雪可證岑參云首蓿烽邊逢立春戎昱云山頭烽子聲聲叫烽子守烽卒也

外奬

謝靈運詩云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奬江淹詩云得失非外奬言内有所樂非外人所能勸奬也

噫嘻吁

蜀人見物驚異必曰噫嘻吁李白蜀道難用方言也古

文未見此三語耳

更點

唐更漏二十五點故云二十五聲秋點長宋減初更二點五更二點本朝依之

南叶心韻

南字古叶心韻詩經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漢鐃歌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蘇題幼稱捷悟避裴談諱誦枯樹賦易其韻曰昔年楊柳依依漢陰何不押心

字韻以誦之以叶江潯之句乎

甯音

甯古韻叶平聲與沈韻庚青通用漢郊祀歌云穰穰復正直往甯馮蠵切和疏寫平

疆場

疆場左傳讀易韻陳後主馬草報疆場叶陽字韻唐人多叶陽亦失攷耳

車字叶韻

車叶魚又叶麻韋昭曰古無居音自漢以來始有也然易睽卦先張之弧後脫之弧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已協居韻矣

櫓字誤

古詞張罾不得魚不櫓罾不歸櫓字恐是魚字之誤各本俱作櫓于義不暢

岫

爾雅曰山有穴曰岫陶淵明云雲無心以出岫是也謝

玄暉云窻中列遠岫徐季海云孤岫龜形在皆誤用耳後世盡以岫為峯去爾雅遠矣

白苧舞

古辭晉白苧舞歌分作三首首章用兩韻至晉世方昌樂未央意盡矣質如輕雲色如銀另是一首豈當初編次之誤遂相沿襲耶

伯奇稱考

尹伯奇履霜操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

言按父沒則稱考子竒投河而死吉甫尚在此必後人述之之作也

騎吹鼓吹

古樂府騎吹鼓吹曲有分别列殿廷者名鼓吹從行者名騎吹

木蘭辭

木蘭辭女子代父從征之作也中有可汗大點兵之句按後魏太武帝時蠕蠕始自號伊利可汗則是辭當是

晉以後人所作也或者疑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四句如唐人詩遂以為唐人偽為之者不知齊梁如此句甚多也如玉珂鳴戰馬金距鬭場雞蓮花穿劍鍔秋月掩刀環絶漠衝風急交河夜月明等句不類唐人句法耶如當窻理雲鬓對鏡貼花黄大類齊梁口吻予謂此辭出齊梁作者無疑

崔顥李白

崔顥黄鶴樓詩古今絶唱首起四句渾然短歌句法也

李白鳳凰臺效之聲調亦似歌行令人槩收入律恐未必當唐人律格甚嚴漢陽樹對鸚鵡洲青天外對白鷺洲謂之歌體則自然謂之律體則遷就矣

匡山

子美憶李白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趙子常及諸注皆謂其指廬山五老峰而言也唯修可引白墓在蜀之彰明有大小匡山白讀書于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非潯陽之廬山也余謂以指蜀之匡山為是蓋甫時在

蜀而憶白之在夜郎故云歸來若是廬山則來字無著落而讀書處又無實事矣

高適學詩

史言高適五十始學為詩辯者以為不然予觀子美云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曰老曰新則適學詩之遲可見矣

樊川別集

杜牧樊川集語多猥濫惟別集句調新清宋姚西溪以

別集為許渾詩言之有據且今世許集傳本多鬱林詩

蓋渾曾至鬱林也杜牧未有粵西之行而別集忽有松

牌出象州之句似可證非牧詩然其中又有寄許渾并

華堂今日綺筵開詩乃牧之作然疑信相半千載而下

莫能為之分別也

天馬歌

李白天馬歌馬之形態悉備儼然相馬經也中云白雲

在天丘陵遠崔巍鹽車上峻坂諸本天字上增一青字

遂失句讀

相思子

筆叢謂唐人骰子近方寸凡四點當加緋者或嵌相思子其中温庭筠詩云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相思子即今紅豆也愚按嶺南閩中有相思木歲久結子色紅如大豆故名相思子每一樹結子數斛非即紅豆也惟和凝子夜歌云紅豆落深坑到底相思子亦沿襲温語之誤

紃

卿雲歌卿雲爛兮禮漫漫兮禮字乃紃字之誤紃似礼又誤作禮失之遠矣紃紛也注云郁郁紛紛即紃字之義見宋書樂志人皆未考耳

康浪

甯戚歌滄浪之水白石粲滄當作康齊有康浪水見一統志滄浪楚水也

剔齒纖

仙人鄭思遠常騎彪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拔彪鬚及熱插齒間即愈陸雲與兄機書曰有別齒纖一枚以寄兄所謂纖者疑是此類趙子昂老態詩云食肉先尋別齒纖今皆作籤

詩題誤

郎士元送南史云雨餘清巷靜獨酌送殘春車馬雖嫌僻鶯花不厭貧蟲聲粘戸網鼠跡印牀塵借問山陽會如今有幾人通篇全非送別語諸選本俱相仍未有考

其本題者

葉想衣裳

太白清平調雲想衣裳花想容蔡端明曾書此詩作葉想衣裳劉后村以為落筆之誤非也葢端明書不苟作況首字安得有誤然細味之葉想衣裳固自與牡丹穏帖差勝雲字豈端明得正本而後世反誤耶

雲霄一羽毛

杜甫詠諸葛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虞

伯生注云三分咼立之計可謂屈曲而費心思矣然此籌策無以復加獨見之超出萬古之上雲霄之間見一羽毛無與儔匹也鄉先輩謝大司農漢甫詹言云雖三分割據未伸其籌策而萬古雲霄長瞻其羽毛羽毛猶言羽儀也二說予猶有疑焉予謂武侯三分割據之籌策其功甚大然以武侯視之不過萬古雲霄之上一羽毛耳言視如此大功輕若鴻毛也

歸期無奈何

子美遊何將軍山林六首末首起句云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趙注云自叙客懐謂所以忽不愜者由未有歸期也真類説夢耳蓋子美前五首俱述何氏山林之勝故末首云幽意忽不愜將别何氏而歸真無奈何耳故頸聯云出門流水住回首白雲多尚有戀戀之意結句云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全首俱是眷戀山林之想若作自叙客懐思歸故鄉大無意味矣

杜律虞注

杜律虞註楊文貞作序疑其不出伯生之手然實京口張性伯成所著也性亦元進士後世借伯生之名以行予家有張刻古本名杜律演義世所罕知也謝司農嘗言使琉球時見彼國讀書無經而以杜律虞註當之是以燕石寶少陵也今其註具存若鶯啼修竹不知為梁孝之園犬吠白雲不知為淮南之宅宗臣之贊不知為蕭何頻煩之表不知為庾亮如意不知為王戎下鞲不知為桓虞仗鉞不知為宗資褰帷不知為賈琮斷石不

知為峽長流不知為江自寛不知有榮期息機不知有馬援如泥不知有周澤髙門不知有鮑宣郫筒不知有李商隠行路難不知有袁山松烏皮几不知有謝𤣥暉與夫窮愁之本於史記獨夜之本於七哀紏紛之本於賈誼幽側之本於沈約真源之本於昭明青龍之本於葛陂朱棋之本於西樓伯仲之本於典論指揮之本於漢書莫打鵶之本於古曲欲教鋤之本於卜居芰荷之本於離騷蕙葉之本於孔雀賦悲壯之本於漁陽撾奉引

之本於聖公傳袈裟之本於四分律甚者金盌泥於玉盌步檐訛為步蟾軍儲自供未稽府兵之制洞門對雪莫詧掖垣之規髙葉忽雲石之先打鼓眎發船之節芋栗忘其橡實諸天遺乎內典柑黄三寸莫憶羲康之豪鵬礙九天弗紀楚文之異則其涉於蕪陋也滋甚曾謂聞人之注有是乎爀按張本編次與虞本大異其中訓詁張簡而虞繁必後人以張之舊槁稍增益之偽為伯生所註蓋伯生位極人臣而張官不達故耳元吳伯

慶有挽張伯成詩云何處重逢説別時斯文千載盡交期學憐知已先登早生愧同庚後死遲箋疏空令傳杜律誌銘誰與繼唐碑寡妻弱子將焉託節傳遺文只益悲楊文貞素以博洽聞又去元季未遠序文猶未能決其非虞筆宜乎愈久而愈誤也

冬青行

楊璉真伽發諸陵骨義士唐玨林景熙收而瘞之後人紛紛不知為唐為林李西涯云唐義士林義士千載傳疑

定誰是陶九成輟耕録云唐收者諸陵骨林收者高孝兩陵骨故林詩中有雙匣之語皆拘方之見也夫當時發掘陵寢二義士協力收瘞共賦冬青行三首以紀其事是以唐林二集俱載九成謂林詩誤入於唐集尤拘泥也今諸誌以冬青行三首分為兩人所作予未敢謂信史耳

華清宫詩

杜常華清宫詩云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

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連用二風字瞿宗吉詩話云向見一善本作曉乘殘月入華清殊覺氣味深長

驅雁

謝曰可廷讚云王右丞出塞第三句暮雲空磧時驅馬七句玉靶角弓珠勒馬重一馬字按鮑照詩秋霜曉驅雁又北風驅雁天雨霜又洛陽伽藍記北風驅雁千里飛雲然則右丞句為驅雁無疑矣曰可此辯足破千古

之疑

郎士元詩

每讀郎士元月在上方諸品静心持半偈萬縁空末句又云此心期與故人同重一心字且費解偶見馮元成藝海洞酌云於朱太史家見宋本此心作他時於義了然是以書貴古本也

鼉鼓

鼉鳴如鼓其數應更江淮人以鼉鼓為鼉更夏小正剥

鼉為鼓鼉介屬皮不可冒鼓漢儒傅會其說耳鼉鼓即蛙鼓之例唐李賀詩云吹龍笛擊鼉鼓後人皆襲用之然詩曰鼉鼓逢逢矇瞍奏公則又似可為鼓者

木葉城

木葉城在今遼東之地沈雲卿古意九月寒風催木葉是也後人改為下葉誤矣

右丞詩

右丞詩迸水定侵香案濕魏禹卿辯云定水迸侵又桃

源面面絕風塵陳可棟辯云桃源西面對柳市南頭皆破千古疑案

面皮䰄

賀知章回鄉詩云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難改面皮䰄皃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来今本俱作鬢毛衰非唐韻矣近覩侯鯖録始知是面皮䰄䰄多鬚也

唐詩誤字

鄧泰素語予曰嘗見古本唐詩滿寺枇杷冬著花滿樹

作滿寺近與單車向洛陽近與作匹馬昨夜微霜初度河昨夜作乍夜驛路西連漢時平驛路作驛樹二水中分白鷺洲二水作一水細味自得也焦弱侯筆乘云疎松影落空壇靜細草春香小洞幽春香作香生的對況又有砧聲近報漢宫秋之句豈當復著春字耶

溶溶雨

世傳晏元獻詩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為警句然溶溶水流貌月不得名溶溶予嘗病之近閱吳

處厚青箱雜記云梨花院落溶溶雨始知月者後人改之雨字自妙

淵明采菊詩

沈啓南咏淵明采菊云典午河山已不支先生歸去自嫌遲寄奴蔓草無容地慳剩黄花一兩籬見石田集陳眉公秘笈以為王行作誤也

銅鞮伯氏

鄭繼之野興詩末云年來混迹漁樵下況有銅鞮伯氏

風按春秋晉叔向其凡銅鞮伯華冨德藏光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仲尼稱之曰多聞內植進退兩尊繼之銅鞮句用伯華事耳向見鄭詩刻本疑其用白銅鞮故事改為習氏夫題曰野興用伯氏固宜改曰習氏不惟失作者本意而於題旨句法不相符矣板本未更因筆而出之以俟知者

草堂詩餘

宋人選詩餘名曰草堂楊用修強為之解曰李白有草

堂集詩餘中有憶秦娥菩薩蠻二闋為百代詞曲之祖故名草堂殊牽合附會今世此書盛行人人傳誦然知其說者蓋寡矣胡元瑞稱博洽亦未釋然於此

西園詩麈

張維城西園詩麈云易象幽微法鄰比興書辭輿暢式用賦物春秋借徵義本風刺三禮莊鴻體類雅頌匪謂六籍同歸於詩祇緣六義觸處皆是不先窮經而以別才別趣之說自盖者究竟與此道何涉又云五言古莫

工於漢魏莫盛於晉七言古莫工於初唐莫盛於盛唐五言律莫工於盛唐亦莫盛於盛唐絶句莫工於盛唐莫盛於晩唐獨七言律自唐而工至我明而始盛又云世謂作詩勿入唐以後事自五代入明事物人羣之變不知幾許而謂盡不堪入詩料此詞家習談實藝林之積蠧又云宋三百年間名卿碩儒高士踔絶諸代製作纍纍豈無篇句可追踪往昔流布來兹者一稱宋詩竟從抹殺既未目覩且不耳聆相率唾棄真可涕可恠右

數段皆發前哲之所未發實論詩之金針也今人乍占四聲即自負曰詩有別才不窺四部而欲横行藝苑試取維誠詩麈讀之

詩道之敝

屠田叔詩談云近時崇尚甫解之乎輙便咿啞稍習聲偶遽壽棗梨人靡不握管城以摛詩詩無不丐元晏而為序詩道崇尚無過今日清風輟響亦無過此時

沈韻

屠緯真云天下事有最侥倖而不可解者沈約韻書是也一東與二冬六魚與七虞之屬前此諸韻並通孔子作經及漢魏古詩班班可考豈盡謬至約始改正耶約吴興人局於方言蠻俗不審宫羽而敢背越聖賢變亂千古後世遵之如聖經百代而不敢易此甚不可曉也約本齊臣更事梁武禪代之詔出約手後夢齊和帝引刀斷舌乃上章于天謂禪代之事不由已出天可欺乎古文人最濫得名者此人也

賀鑑湖

賀知章乞鑑湖歸老時年八十餘矣其詩曰少小離鄉老大回鄉音難改鬓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夫少小仕宦至於皃童不相識貪戀禄位亦已久矣及將歸又問明皇乞鑑湖一曲占故鄉之水利推知章之心無一事一息放過後世侈為賢達髙尚不已過乎盖當時明皇有詩送之在朝各有贈言後世遂因之而重亦知章之幸也

趙子昂題陶詩

趙子昂題陶潛歸去來圖云生世各有時出處非偶然淵明賦歸來佳處未易言後人多慕之效顰惑媸妍終然不能去俯仰塵埃間斯人真有道名與日月懸青松卓然操黄花霜中鮮棄官亦易耳忍窮北窻眠撫卷嘗三嘆世久無此賢觀此詩子昂之慕淵明至矣然身事異姓貽譏後世信能言而行不逮也

王李劉詩文

屠緯真云讀元美詩如入武庫不勝利鈍讀元美文如覽江海終成大觀讀于鱗詩初喜其雄俊多則厭其雷同若雜一首于衆作之中則矯然特出不翅衆鳥中一蒼隼矣劉子威文深古艱澁驚心聱牙文章如是不妨自成一家詩道必不可爾所謂本性情中宫商被管絃相距萬里矣

劉徐贈答

劉楨贈徐幹云思子沈心曲長嘆不能言起坐失次第

一日三四遷幹答云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旬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雖路在咫尺難涉如九關皆情至之語顏謝以降華藻勝而情語稍漓矣

覓句

古今詩人摹寫覓句景象有極工者如吟安五箇字撚斷數莖鬚如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如竟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如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如是事精皆易惟詩會却難如窮理多瞑目含毫靜倚松如終篇渾

不寐危坐到晨鐘如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如夜吟曉不休苦吟神鬼愁如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如五七字中苦百千年後清如宿客嫌吟苦乖童恨睡遲宋林逋云只緣吟有味不覺坐勞神此非深於詩者不能道也

唐詩溫厚

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唐玄宗不逆其臣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劉長卿不怨其君家貧僮僕慢官罷友

朋踈耿濞不罪其友見詩人温厚之意

磨笄戴斗

唐張易之出塞曲云轉戰磨笄地横行戴斗鄉磨笄見戰國策戴斗見爾雅又云將軍占太白小婦怨流黃腰褭青絲騎娉婷紅粉粧一春鶯度曲八月鴈成行皆佳句也是故君子不以人廢言

乾坤

杜少陵喜用乾坤字曰乾坤萬里眼乾坤一草亭乾坤

一腐儒無力正乾坤納納乾坤大乾坤水上萍乾坤一戰收乾坤繞漢宮開闢乾坤正皆鄙俗可厭惟乾坤日夜浮一句頗佳

岳陽樓詩

杜甫岳陽樓詩大都與浩然伯仲杜起首句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孟云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杜首聯吴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孟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皆渾雄警策至于杜次聯親朋無一字孟云端居耻

聖明覺無謂而結句各不稱矣

霜雨雪雲

唐張謂餞田尚書還兖州云別路逢霜雨行營對雪雲霜雨雪雲原非連綿之字張合用之亦新不似盛唐人句

塞上四時

張敬忠五原春色舊來遲二月垂楊未掛絲即今河畔氷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葢言春之氣候異也盧弼盧

龍塞外草初肥燕乳平蕪曉不飛鄉國近來音信斷至今猶自著寒衣葢言夏之氣候異也王縉莫將邊地比京都八月秋風草已枯今日登高尊酒裏不知能有菊花無葢言秋之氣候異也李頻闗門南北雜戎夷草木秋來即出師落日風沙長暝早窮冬雨雪轉春遲葢言冬之氣候異也四詩摹寫邊塞光景極肖

任華長篇

盛唐任華寄李白寄杜甫懐素草書歌三長篇信口狂

呌不遵紀律亦是恠體盧仝飲茶月蝕詩效之耳

贈鄰

錢起贈鄰居齊六詩云雞聲共林巷燭影隔茅茨于鵠題隣居云蒸藜常共竈澆薤亦同渠傳屐朝尋藥分燈夜讀書高季迪贈鄰友云林近書燈露溪迴酒舫通放扈長合隊移竹每分叢傅木虛贈隣人馬水甫云樓逈常分月墻低不隔花陳軒伯贈隣友云夜泉皆屋後曉塔共窻中趙仁甫題隣舍云户外分垂柳墻頭過落花又

徐鎧喜李少保卜隣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聲梅堯臣贈隣居云籬根分井口壁隙透燈光皆能摹寫真切者也予與隣友吴元化交最密戲贈十韻云草舍相隣並幽居隔短垣山光齊到屋樹蔭兩遮園碧露籌燈影香閒壓酒尊花分黏户片苔長過籬痕碩鼠均偷果驕尨互守門藝蔬先得種蒔竹易移根蛛網牽簷近雞羣鬭柵繁不窺家室好時聽笑聲喧賽社輪僮僕摶沙狎子孫杜華與王翰朝夕往來頻

言詩

今之為官者皆諱言詩盖言詩往往不利于官也不惟今時為然即唐以詩取士詩髙者官多不達錢起有云徼官是何物許可廢言詩其意遠矣

日斜人去

賈誼鵩鳥賦云四月孟夏庚子日斜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劉長卿過賈誼宅首聠云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用其語畧無痕迹

劉方平銅雀臺詩

劉方平銅雀臺詩云遺令奉君王顰蛾強一妝歲移陵樹色恩在舞衣香玉座生秋氣銅臺下夕陽淚痕沾井幹舞袖為誰長此詩較昔年分帋地之作可相伯仲

殺風景

松間喝道甚殺風景嚴維遊雲門寺云深木鳴騶馭晴山耀武貢實不雅也蔡襄云欲望喬松却飛盖為聽山鳥歇鳴騶庶幾免俗

馬汗驚濤

李益云馬汗凍成霜孫魴云驚濤濺佛身人謂冬月豈有汗馬驚濤不入佛寺然奇妙處正在此以理論詩失之遠矣

徐氏筆精卷三